

楚寶

楚寶卷二

明、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江南周　昰較訂

大臣二

黄瓊

黄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

齊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
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
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
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
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
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
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
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間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

興日闇月散原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
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而
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
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
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
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
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
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

廟之禮、親耕田之勤、以光、祖、節、率勸農功、衍周宣王
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貽中
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
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晝寐聽庶
政以卹公、雖詩詠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
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闋、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
日、圖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
得而廢、圖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
壇、先時五月、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凉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璦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事竟施行文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璦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儀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衆意以爲恨會以地動策免後爲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爲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瓊爲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瓊辭疾讓封六七上言旨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寇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氣是以王者處高

自持不可不安復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賢佐爲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殿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爲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衆既不辜戮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刳牲夭胎則騏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毁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黄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别眞僞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糅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惟於永歿負釁益深敢以
乖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薦分無恨三泉其年卒
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憲孫琬
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
會塟無行貲以致齊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賃磨鏡
取資然後得前旣至祭畢而退　後漢徐稺傳曰
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
就及瓊卒歸塟稺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
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求容輕騎追之及於途容爲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

風俗通義曰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比爲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隱者初不荅命瓊薨既葬負笈徒步齎一盤醊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帷其故遣瓊門生茅季瑋追

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嗣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訖當卽其帳衾問勞子瑛子瑛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答對欵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苫塊文孺子到便詰責無介夫何為哉

聖楷按璵初教授于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是有

師弟子之分非同薦辟之知也豈以稱佼節高志
反自溝于申徒蟠諸人乎風俗通駁其吊喪一段
極有見又按郎顗上書薦瓊云江夏黃瓊耽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
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
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云云十數語可與瓊
疾篤一疏並非有國之譽

延熹日食考

按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食太史令陳授因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諷雒陽令收考授死于獄帝由是怒冀暨乎若陳授可謂能干其職以死悟主者矣當表出之與李劉杜欒諸人並傳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輩入郡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從家來省其父真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真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吏真自於牖間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謝承書曰廣有

雅才學究五經古今術藝皆畢覽之年二十七舉孝廉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俔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

陳聞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皇后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處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爲德臣以獻可替否爲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之蕃世詩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雖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子產治鄭晏子治東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強仕。終軍揚聲。亦在弱冠。（甘羅年十二子奇終軍賈誼俱十八）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聖王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剗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採厥衷敢以瞽言冒於天禁惟陛下納焉制不從時陳留郡缺職尚書史儆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眞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愼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爲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旣蒙

簡嫺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令太守任缺
廣才略勝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修
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爲濟陰太守以舉
吏不實免復爲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
司徒質帝崩代李固爲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
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尋以特進徵拜太常遷太尉以日食免復爲太常拜
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
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爲庶人後拜

大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霸帝立與太傅陳蕃
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蕃被誅代為太
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
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
無愆常遜言恭色逹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
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彥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
仕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於原陵諡文恭侯拜家一人爲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下數百人皆縗絰殯位自終及葬漢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涿郡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

騊駼增補十六篇胡廣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靈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廣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郎蔡邕爲其頌云

蔡邕撰胡廣黃瓊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軌齊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粲耀乾台躬寵極貴功加八蓬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為二

李贄藏書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身律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胡廣趙戒雖不能如李杜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為中庸也豈

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附尋
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蓋隱于無名者
也

聖揩曰君子之慮人家國也必先審其幾度其勢
而後以其身付之庶幾生不徒生死不徒死也李
固身爲三公負時重望初與梁冀爭立清河王不
克此時即安奉其身以退矣而不退是已失先後
着及質帝遇毒事出變異使固于伏尸號哭之時
竊歎殺君之罪內以白于太后外以告于天下即

不能正其誅猶可以取其氣焰而驅使之亦大勝張燮奪劍之勇乎又復含此念羞不下而再與之爭立清河王卒死凶豎之手方抱憤貽書胡廣趙戒欲何爲乎爺人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詎不信哉今之訾議胡廣者亦不過責之以激怒凶懟而速之與國同死耳不知一死之後于國何益悠悠萬事推此爲太獨殺身云乎哉此皆小夫陋儒亦通時務之見故蘇潁濱以爲無益于事而徒身君子不爲也

菊水考

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爲夭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疾遂得瘳年近百歲此菊莖短葩大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收其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　聖楷按菊不結實此菊實亦出創聞穰縣一作酈縣今南陽鄧州地廣與記云內鄉縣

樹生卒考

殷芸小說曰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惡之藏之葫蘆棄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母欲取之廣以爲背其所生則害義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廣云按蔡中郎撰胡夫人黃氏神誥廣生繼兩母皆江陵黃氏女安得有葫蘆托生之事此等妄說無識者多喜信之文廣陪塋洛陽今華容縣不應復有廣墓惟伯始讀書堂遺址猶存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將軍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也、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大吉之徵也、
為什邡令、先主為漢中王、琬入為尚書郎、建興
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
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殄百
姓、衆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
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
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
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
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

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亮卒，以琬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琬曰：寇難未弭，曹叡驕凶，遼東三郡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叡大興衆役，還相攻伐。曩秦之亡，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又命琬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戲於琬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憒憒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憒憒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

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旣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禕等議以京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
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
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京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
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
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住涪疾轉增劇
至九年卒謚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
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
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下云其吉遂安厝之如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斌弟顯爲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遇難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歛以爲列如布墅農穀栖畝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
遂帥所領與羽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
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歛以功封雲亭侯
墅樹按湘鄉東漢屬零陵郡晉屬衡陽郡至隋始
罷衡陽郡以湘鄉省入屬潭州琬生於湘鄉葬於
涪本傳甚明乃修郡縣志者或辨琬墓在湘鄉或
爭琬爲今零陵縣人又總志云營道南三十里有
蔣琬墓此何異說夢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鄳（音盲）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母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西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而禕晏然自若持車人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令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禪與允俱爲舍人、遷
庶子、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遣費禕於
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載、由是
衆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歸、以禕爲昭信校尉、使
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衜等才博果
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權甚
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
來也。還遷爲侍中、亮北住漢中、請禕爲參軍、以奉使
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爲中護軍、後又爲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常入其坐間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亮卒禕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將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琬自漢中還涪禕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禕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禕許、別求共圍棊、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禕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禕復領益州刺史、禕當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禕、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都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禕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

禕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禕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幷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禕輒辭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常所執寶刀贈之禕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

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禕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宜居靜之理也　裴松之

曰蕭曹爲相克遵畫一未嘗狥功妄動有所更張
外郡縣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安居靜之
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識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
覽者不知所謂也
聖楷按別傳文謂襧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
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此猶是乘
鹿車時氣象古人窮達不異如此　風俗通曰俗
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令狐德棻異其才便以王佐奇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爲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有女請和親武后欲令武延秀娶之柬之奏古無天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獘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阻水深漢世未與中

國通。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氈罽、音計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岐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此前世置郡、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

半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倉爲他人益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爲蠻夷所驅役也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令減耗國儲費調日引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朔廷甄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爲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郎用渠率統之不置漢官不留戍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爲患滋重後忽叛勞費必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蠻

夾之要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葛且
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酋渠遂成
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慚恥提挈
子女嗷嗷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
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主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
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
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爲有
三不必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燮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
掾李稜為蠻所殺延載中司馬成琛奏置瀘南七鎮
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
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敢謬
至此令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亟罷姚州隸巂
府歲時朝覲同蕃國廢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
使不許交通撤巂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臣愚以為
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
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爲洛州它日又求人仁傑曰臣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爲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郡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柬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中宗爲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柬之剛直不傳會然邃於學論次書數十篇

通鑑唐紀曰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麟臺監張

劾也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崔玄暐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
袁恕己謀誅之柬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
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
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
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荊
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
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

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
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
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憤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
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豎復李氏社稷願
陛下蹔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怛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
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
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
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

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復歸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為誅易之將軍耶我

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暐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恕己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國乙巳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帝帥百官詣上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神龍元年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御史臺記曰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柬之固爭不果

五王傳贊曰五王提衛兵誅嬖臣中興唐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爲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爲威何其淺邪嚳牙一啓爲艷后豎嚚所乘劫持戮辱若於豚然何哉蓋亦神奪其明厚韋氏毒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劉李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聖曆曰張孟將稱宰相才者其功莫大于誅二張本傳止云首發其謀四字似太畧矣故備採本紀諸書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噫乎自古奸人亂國而君子能安攘之者雖自竭其心力亦有天意存焉況功成之後變出不測君子又安能逆料之乎讀史至此真堪泣下

又按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果如其言

哀牢國考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孕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

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王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罽毲、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墾楷、按貘音陌、白豹也、狀頗似熊

蒼白色。白樂天有貘屏贊序云。貘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予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山海經云。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文

按哀牢即今雲南永昌府。姚州即今姚安府。

鳳閣鸞臺考

按唐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改門下省為鸞臺。漢舊儀。中書官領尚書事。自魏晉始謂之中書省。其職總國內機要。多擅威勢。亦謂之西臺。

唐開元又改爲紫微省門下省即給事黄門侍郎

與侍中之總稱也唐謂之東臺亦謂黄門省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千縑賻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略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爲浿江道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陣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乾糒不顧密界精銳擊之虜卻衆壯其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邇娑寐案其方書爲祕劑帝餌之俄而大漸群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爲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伽逸多爲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爲守禦而重門擊柝（音託）庸待不虞邪我嘗疑秦法爲寬荊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群臣皆

荷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禁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死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爲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奏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塈仁也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昔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爲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僞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

音披分東西朋帝詔雍王賢王東周王顯王西因以
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生也
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朋造黨使相誇謝彼俳
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誚非所以遵仁義示
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庶臣所逮遷中書
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
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
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
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皇

祖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爲太子少傅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爲營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爲白帝曰處俊阽死誡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賻願一罷之帝閔惻然

荅其意止聘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傅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聖楷按唐宰相世係處俊子二人北叟官司議郎南容官秘書郎通鑑曰垂[illegible]年夏四月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反太后命周興鞫之致象

賢族罪象賢家人訴朔堂訟寃于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云又按小說初處俊死葬訖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葬壓龍角其棺必斷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斲俊棺竟如所言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惔六世孫從籍襄州（今襄陽）蚤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僚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瑞奴軍候

受財不詰獄其滉與其僚崔祐甫自如寬少游遜訊
儕倫首伏因原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滉還團練副
使俄爲袁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
西黜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滉匿終南山賊素
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滉羸服
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爲賊汙
且臧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
兵部侍郎封宏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
平守汝州滉曰是夫衒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

賊之擴既而果為賊紓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銙工不敢聞私市他玉足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讞乃可於法誤傷乘輿器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

丞田季燕從子伯雍請賫私第募兵助討也蕭渾曰
季燕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閥于門隋時
傳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討發容不肯予毀門
楣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
滉自浙西入朝帝虛己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
位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質讓
曰省閣非刑人地而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猬察
不滿歲輒罷令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主卑
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自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宋
敢奉詔會渾移疾出郎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
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而復撓
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主簿
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與者渾瑊與吐蕃會平京
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燧賀曰今日已
盟可百年無慮忠洄跪曰五帝無誥誓三王無盟詛
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反以季末事行
於戎狄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

變之。李晟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
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當爾邪？皆頓首謝。夜半，
邠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
大驚，即以其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邊戎
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卒抑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
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
吾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
騎常侍罷政事。渾謇辨，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清儉
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賜

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空城眞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聖楷按崔祐甫輔政薦渾爲諫議大夫其後渾陷賊不汙卒爲唐之名相若李元平之敗吐蕃之刼盟皆算無遺策眞奇才也惜未大用而卒柳宗元念其終于散地褒贈不及爲之上狀請謚其畧謂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屋之土以庇其子孫無一畝之宮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傭

室而安終身坦蕩而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瀟灑
如此

河東柳考

按宰相世系表柳始遷於河東已居解縣有平陽太守純生子卓晉永嘉中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生四子輔恬傑嵩號東眷柳楔其四世孫也仕宋爲左僕射封曲江侯自卓至渾十有一代爲士林盛族著于南朝云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頃之宮中持酒殽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册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沆請幷斥京仁宗問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

嫌拜龍圖閣侍御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爲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許丞相府韓琦請獬以京爲傲獬使往見琦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乃所以爲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蕃唃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爲政京論其更張失當數千百言安石指爲邪說請黜之神宗以爲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

譴京以先朝本道上章自劾且使諸路帥臣知其雖
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偷惰
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文彥劉
攽蘇軾掌外職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
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相呂惠卿因是譖京
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
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糉關聞京兵至
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
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

爲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而京與安石同年生嘗以安石爲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卧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爲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爲先帝所直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允孚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爲中大

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倅袞論知爲同年進士娶亟請而嫁之其爲郡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復斷罷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二慨踵滯入服其敏云

孫公談圃曰劉大夫南寄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爲僧時室中之物

昔在有言俳俗緣未盡復遊還自作文記之處其子他日勿撒慕志中

馮商還家考

楊太史慎曰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儁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荊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避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荊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也傳奇馮商還家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爲商文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聖揩按馮商還妾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之甚詳但云其父商也未云名商耳文以京爲鄂州咸寧人所著有灊山詩集皆未遇時所作夫大經亦宋人也豈京父未官之先曾爲商有還妾事而傳奇因而附會之歟小說所載固不足信然亦不可盡抹殺之也且事有關於盛德盡信其有勿信其無焉京以弱冠三元抑婚張氏較父還妾更有光焉因嘗論著之以爲立品者勸

南宮成考、

湘山野錄曰、馮當世京、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成或作監試、當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荊南倅、成遷長沙倅、當世以詩寄曰、當思鵬海隔飛翮、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長懷道義寬、尋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益江陵縣額成所書也、 按近日衆場多有此事、但不盡如馮公之

報恩耳誦王仁裕春風羽毛之句可爲歎息

宋三元考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爲名宰相馮京爲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司馬溫公送馮狀元京歸鄂州詩云風昔貢奇節瑯然爲衆珠下韝速得儁出手盡成盧喜氣兼鄉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文按澠水燕談錄曰馮當世少孤寄武昌縱飲不覊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因眠

有人卧此之中、謂傅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皆月岸上、二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爲謂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其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謂睡至曉、與共載入艇、後謂貴、使訪漁舟不復見、由此觀之、科名信有定命耶、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繄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訓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青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

俄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旱蝗相仍方亂起四郊以構
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罷浸弛備方
獨招兵擇將校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
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為帥方
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覺和緩嘗
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為戒以金部員
外郎召辟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
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匱以壯形勢進
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荊湖

置司時金倡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為備荆門有東
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
殿修撰金樊快明諜趨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
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
郎寶謨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
決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
慶壽犯陳光化隨棗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
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
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

陽金人聞襄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襄陽仍增戍
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襄陽守趙觀敗金人
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襄陽圍解方
申傍諸將當退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
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陳
不可和者七戰議遂决金將完顏察不入境兵號十
萬分部諸將金人犯襄陽者宗政敗之於尙家川
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
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韜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襄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暮退力不能捍諸將表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滾河進世興李琪出城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犄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於隨州鴨兒山擒賽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賽不旁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大舉命詭可圖襄陽塹其外繞以土城為計其空巢穴而來若擣其虛則襄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萃後殿時宗政在城中日夜鏖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出光化境出柴於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襄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為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還偕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濊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

大潰。訊可單騎遁、獲其貲糧器甲不可勝計。進方煥充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又奏使民兵夏歸以省月給、秋復詰屯守、禦從之、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貲糧而已。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均與金人戰於北陽、戮其將李提控、再興破高頭城、大敗金兵、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者踵至、

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顏小駝屯唐州為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發棗陽兵擊其西。剛發樹栢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于唐、斬小駝、圍其城五面垂下、命斬黃繼隆、詔趣方遣救。方亟命剛保鄂、再興援淮西、剛還鄂州保江。再興軍至蘄之靈山、伺金人踰而擊之、土豪祝文蔚橫突入陣、金人大敗。剛遣張寶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徽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遂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之。病革，自表死一日。嘗立一日紀綱，引而與隊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師，謚忠肅。珝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通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一境獨全。嘗問耕業於劉淸之，淸之以留意人才

對故知名士如陳聯游九功業皆拔為大吏諸名將

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

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

也人皆惜之予董彝范蔡

宋史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

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

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安其才之各

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

略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

政後皆爲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范。蔡宗
政子璘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是稱者。
祥曰陳亮中興論謂天下之大勢在于襄漢其
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
千里。可耕可守。誠得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謨明審
者。鎮撫之。進城要險。大建屯田。又荆楚奇才劍客
自昔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下農
隙時講武藝。如此則可以指臂江淮。進窺京洛。而
謀取齊秦之地。按此論在孝光之月假爲要籍情

無一人能用之。內訌至于蒙古內逼。金徙都汴。寇犯襄陽。而趙方始以其地大著功名。且其進兵如風雨。料敵無遺算。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其援用諸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岳武穆一流人。不獲。頭畧見長也。其後孟珙以荊襄之衆。滅金禦元。亦精擇卻。兀募之力。實多。而洗之言。乃益驗。嗟乎。遜師壹臣疾復重任荊襄。重地。何得委付之庸流之手。予謂臨抗羊祜以守。奇趙方孟珙以戰。奇撫茲荊襄。若四公者。亦足稱矣。